

俞慎初治疗内科杂病经验举要

刘德荣* 俞鼎芳**

主题词 内科杂病/中医药疗法 @俞慎初

俞慎初教授从医50余年来,擅治内科杂病。其临床精于辨证,选方遣药有理有法,且运用灵活,每有独到之处。兹将其治疗内科杂病的部分经验整理介绍如下,以示一斑。

1 痫证之治,注重祛痰

俞老临床治疗痫证,多从治痰入手,认为痫证的形成,或因七情之气郁结,或为六淫之邪所干,或饮食失调脏腑受损而致,每以痰浊上蒙心窍为痫证的发病关键。因此,临床上不论治标或治本,运用豁痰、涤痰或化痰等法均为痫证治疗的重要一环。方用《济生方》的涤痰汤,常加琥珀、远志、茯神等宁心安神药物。若肝火偏旺者,则去人参,加龙胆草、石决明、地龙、山栀等以清肝泄热;脾胃虚弱者,可酌加健脾益气的白术、山药、扁豆等药;痫证日久耗伤肝肾之阴,可加枸杞、山萸肉、熟地等以滋补肝肾。

例案:张××,男,18岁,1990年4月12日初诊。患者3岁时因跌伤头部后而致癫痫证。每年经常发作2~3次。发作时头部疼痛,随即四肢抽搐,尖叫一声昏倒仆地,口吐痰涎,数分钟后苏醒如常人。近2年来发作频繁,今年已发作多次。常服鲁米那、安定之类药物控制病情。10天前痫证又发作1次。患者胸闷痰多,口干口臭;大便干结,2~3天通便1次;舌质红、苔白,脉细数。此属蕴痰化热上蒙心窍之痫证。今值间歇期,治宜涤痰开窍,清热安神,拟涤痰汤加减。处方:(1)制胆星6g,陈皮5g,清半夏6g,茯苓10g,石菖蒲5g,浙贝母10g,枳壳6g,竹茹10g,琥珀5g,龙胆草6g,朱砂拌麦冬15g,石决明24g,瓜蒌15g。5剂,水煎服。(2)琼花20g,

地龙20g,小春花15g。5剂,煎汤代茶饮。(3)明矾60g,郁金30g,共研细末为丸如绿豆大,每次服3g,每日2次。

4月19日二诊:上药服后精神好转,胸闷、口干口臭减轻。大便已通,每日1次。仍守原法。处方:制胆星6g,浙贝母10g,石菖蒲5g,陈皮5g,半夏6g,琥珀5g,龙胆草6g,朱砂拌麦冬15g,石决明20g,远志肉5g,杭白芍10g,地龙15g。5剂,水煎服。

5月3日及5月10日患者又两次复诊,前方又连服10剂。药后精神转佳,诸症悉除。随访1年痫证未再复发。

按:本例系头部受外伤后而致痫证。患者时值幼年,元气尚弱,因跌仆惊恐,致心气逆乱,痰浊蕴伏化热,复因饮食起居失于调摄,痰浊随气机逆乱而蒙闭心窍发作痫证,故用涤痰汤去党参、枣、姜,加龙胆草、琥珀、浙贝母、麦冬(朱砂拌)、石决明等以豁痰、开窍、宁心兼清热,获得良效。附方中的明矾、郁金研末为丸,即《永类铃方》中的白金丸,功能豁痰安神定痫。俞老又以经验方琼花(即昙花),小春花(即阴地蕨)、地龙煎汤代茶,增强定痫作用。3方配合,相辅相成,效果更著。故治疗后痫证未再复发。

2 手颤不已,从肝论治

俞老治肝经验丰富,方法多种。其认为肝与人体气血的关系密切,如肝能藏血,主疏泄,能调节体内血液和气机的升降。若肝的功能失常,不但会导致气郁、气逆、气厥及化火、化风,而且能使肢体失于濡养出现眼涩肢麻、筋脉拘急震颤,同时还会影响其他脏腑,如犯胃、乘脾、侮肺或病及心肾。如李冠仙所云:“五脏之病,肝气居多”“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脏”。(《知医必辨》)所以临床上对呼吸、消化、运动、循环系统中的许多疾病,俞老善于从肝论治。前年,俞老曾以理肝气、养肝阴法治1例手臂震颤的患者而取得

* 福建中医学院,福州市五四路53号(350003)

** 福州铁路医院

收稿日期:1992-08-22,修回日期:1992-09-18

满意疗效。

例案:赵××,女,57岁,1989年11月20日初诊。患者1年前因家事恼怒后出现左手臂震颤,时轻时重,反复不已,每于心情烦躁时加剧。平时性急易怒,胸胁满闷,两眼干涩,身疲倦怠,头晕心悸,口唇干燥,脉弦细,舌淡红、苔薄白。患者五官对称,语音清晰,血压15.2/11.2kPa。1989年10月24日经某院颅脑CT扫描提示:“颅脑未见异常改变”。此证因肝气失于条达兼肝阴不足所致,治以疏肝理气、养阴熄风法:(1)柴胡6g,杭白芍10g,枳壳6g,干地黄15g,黑元参18g,朱砂拌麦冬15g,粉丹皮10g,明天麻10g,钩藤12g,地龙15g,僵蚕6g,粉甘草3g,小春花6g。5剂,水煎服。(2)绿萼梅5g,玫瑰花5g,5剂,煎汤代茶服。

11月26日二诊:手臂震颤减轻,头晕、胸闷、口干改善。近日左肩胛部时感酸痛。前方加桑枝15g,7剂。12月4日诊:手颤已基本控制,仍以前方再服5剂以巩固疗效。2年来患者又因心情不佳而手颤复发2次,俞老仍按理肝气、养肝阴兼熄风之法治疗而取效。

按:《内经》云:“诸风掉眩,皆属于肝”,“肝主筋”指出人体肢节运动正常与否跟肝的关系密切,肢节的正常运动有赖于肝阴血对筋膜的滋养。若肝血不足,筋失所养,则筋脉拘急。阴虚不能潜阳,阳动生风而手足震颤。本例素有胸胁满闷、性急易怒的肝失疏泄证候,又伴有倦怠心悸、两眼干涩、口唇干燥、脉弦细数的肝阴不足之象。故肝气郁结与阴虚风动是本病的关键,俞老治以四逆散疏肝理气;加元参、朱砂冬、地黄滋阴养肝且安神;配以地龙、僵蚕、钩藤、天麻等品以平肝熄风止颤;又用绿萼梅、玫瑰花煎汤代茶,增强理气解郁作用。方中疏肝和养肝同治,药后使气机通畅,筋脉得养,熄风颤止,血脉运行,故手颤渐愈。

3 重衣不暖,升发脾阳

俞老临证重视脾胃的升降功能,认为脾胃居中焦,为全身气机升降的枢纽。脾以阴土而升于阳,胃以阳土而降于阴。脾胃功能正常,则升降有序,从而“清阳出上窍,浊阴出下窍,清阳发

腠理,浊阴走五脏,清阳实四肢,浊阴归六腑”,以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。然而升降之机,又取决于脾的健运、阳气的升发。若脾胃虚弱,则清阳不能升发而见神倦乏力,食少懒言,卫外不固呈清冷之象,时觉洒淅恶寒。俞老常用健脾、益气、升阳之法治脾阳不升的形寒怕冷、畏风、重衣不暖证。该病临床上以形寒怕冷、食少、倦怠为主要表现。方用补中益气汤加桂枝尖等。

例案:林××,女,54岁,1990年3月12日初诊。素来形寒畏风,易于感冒,自觉背部常有冷气自下而上,虽重衣也不觉暖。就诊时正值阳春三月,仍以棉衣裹身;且体息乏力,食欲不振,少气懒言,脉缓,舌淡,苔薄白。此为脾胃虚弱、脾阳不生、卫外不固之证。治宜健脾益气,升阳祛寒。处方:柴胡6g,杭白芍10g,白术6g,防风6g,升麻6g,太子参15g,黄芪12g,淡附片3g,桂枝尖5g,炙甘草3g,麦冬15g。5剂,水煎服。

3月19日二诊:形寒畏冷明显减轻,余症均有改善。仍按原法,前方去麦冬加当归身6g,又服5剂。3月25日诊时,畏冷形寒已显著改善,棉衣已脱去。前方续服7剂后,诸恙悉平。为巩固疗效,嘱其常服补中益气丸。

按:本例虽重衣着身,但无兼见腰膝酸软冷痛、五更泄或下利清谷、小便清长等脾肾阳虚证候,而以形寒怕冷、食少倦怠为主证,俞老则诊之为脾胃虚弱、脾阳不升、卫气不固所致,用补中益气汤调补脾胃、升发脾阳取效,加附片、桂枝助主方温阳散寒。俞老治本例从健脾益气、升发脾阳入手,使阳气升发,卫外得固,故一诊后症减,再剂形寒畏冷得解。

4 耳鸣重听,虚实分治

俞老认为,耳鸣重听临床上宜分虚实。实证多因风热之邪外袭或肝胆之火上逆、扰乱清窍而致,其证常有发热头痛或目赤面红、口苦咽干、易怒等邪实之候,治宜疏风清热散邪或清肝泄热通窍,可选用银翘散或龙胆泻肝汤加蔓荆子、石菖蒲。虚证则因高年肾虚或劳倦伤肾,肾精亏损不能上充,髓海空虚而致,肾阴亏虚也每见虚火上扰清空而作鸣。治宜补肾益精、滋阴潜阳法,常用耳聋左慈丸加枸杞子。

例案:郭××,男,56岁,1990年10月29日初诊。患者近1年来经常耳鸣如蝉声,且听力下降,伴头晕目眩,腰膝酸楚,夜寐欠佳,食少,口干不欲饮,舌质稍红、苔少,脉细数。证属肾精亏虚、脑海失充而致,以补肾益精、滋阴潜阳法治之。方用耳聋左慈丸加减:磁石 30g(先煎),枸杞 12g,甘菊花 6g,明天麻 12g,制首乌 12g,山萸肉 12g,干地黄 15g,怀山药 15g,茯苓 10g,丹皮 12g,泽泻 12g,五味子 3g,5剂。

11月5日二诊:药后耳鸣眩晕减轻,口干改善,睡眠仍差。前方加夜交藤 15g,合欢皮 12g,前后又服10剂,耳鸣已愈,诸症也得解。

按:《景岳全书》曰:“耳为肾窍,乃宗脉之所聚……人于中年,每多耳鸣,如风雨、如蝉鸣、如潮声音,皆是阴衰肾亏而然”。可见中老年之耳鸣多责之肾。本例耳鸣已年余,伴眩晕、腰膝酸楚,口燥咽干,舌红少苔,脉细数,乃知耳鸣是肾阴不足所致。故俞老治以六味地黄丸直补肾阴;用磁石入肾益阴潜阳而聪耳;又有五味子滋肾纳气。耳聋左慈丸原方有石菖蒲,该药有芳香化湿开窍之效,多用于痰湿蒙蔽清窍的耳鸣,对肾虚耳鸣,俞老常减去不用。方中加入枸杞、甘菊花、天麻,能益肾明目,且止眩晕。全方以滋肾潜阳诸药合用,配伍得当,故耳鸣自愈。

表里双解汤对儿科急重症疗效观察

饶宏孝*

笔者在临床常遇到儿科急重症每有表症未解又出现里症之象。针对小儿机体柔嫩、抗病力较差,外易为六淫所侵,内易为饮食所伤,一经发病邪气容易蕴积泛滥病势昂张。运用自拟表里双解汤为主方随症加减治疗,每获疗效,现结合临床病案介绍如下。

表双解汤组成:银花、连翘、杏仁、全瓜蒌、黄芩、生石膏、枳实、酒军、甘草。水煎内服,每日1剂,分6次服。剂量根据患儿年龄、体质等情况酌定。本方根据患儿急重症多为实热阳证,运用银花、连翘以辛凉解表,杏仁、全瓜蒌宣肺气、利胸,黄芩、生石膏清热解毒,枳实、酒军通腑泄热。诸药合用,共奏表里双解之功,使表邪得除、里热得清。

例1:刘××,女,2岁,1989年4月3日诊。6天前因外感发热,鼻流清涕、咳嗽,经某中医按感冒诊治未见疗效。反增咳嗽加重且出现喘憋、高热、烦躁不安。又经西医诊为支气管肺炎,经注射青、链霉素3天,口服消炎止咳喘西药,仍然不效。诊见患儿高热,体温39.8℃,喘咳较甚,气急鼻煽明显,喉鸣痰涌,声如拉锯,面色青,嘴唇发绀,舌质淡红、苔薄黄,指纹粗紫。小便黄赤,大便已3日未解。证属痰热阻肺,治宜宣肺解表、涤痰通腑。方用自拟表里双解汤加减:银花 6g,连翘 6g,麻黄 3g,杏仁 6g,生石膏 15g,黄芩 5g,全瓜蒌 5g,枳实

5g,酒军 3g,甘草 3g。服药一剂,热退、咳喘痰鸣减轻。药已中病,宗原方去银花、连翘,加葶苈子 5g、大枣 6g。继服2剂,病瘳。后用清肺化痰之品,治疗4天痊愈。

按:本例由外感而并发支气管肺炎,属中医肺炎喘嗽症。表症未解而传入里,腑气不通,又影响肺之肃降。拟宣肺解表、涤痰通腑,方用表里双解汤加减。3剂后表解肺宣,腑气通,肺气得以肃降,喘咳之疾得以速除。

例2:宋××,男,4岁,1987年,1月7日诊。出麻疹已4天,复因外感受凉致使热度升高,咳嗽气喘,流清涕,打喷嚏全身疹色暗紫,部分疹子内陷。急请某中医诊治,用清解透表汤1剂病情不减,又用麻杏石甘汤加味仍然无效。转诊见患儿面色晦青,体温39.5℃,精神萎靡,身灼热而烦渴谵语,口周紫绀,气喘咳嗽,鼻翼煽动,全身疹色暗紫稠密成片,腹部与背部疹子有内陷之象。小便黄而少,大便已五日未解。舌质红,苔黄而燥,脉数。证属麻疹内陷,治拟表里双解,方用表里双解汤:银花 12g,连翘 12g,杏仁 9g,生石膏 15g,黄芩 6g,全瓜蒌 6g,枳实 6g,酒军 5g,甘草 3g。服药1剂大便畅解,体温下降至37.8℃,喘嗽微减,呼吸仍急促。宗原方加麻黄4克。继服2剂,热退,喘嗽遂止,疹子渐消。用沙参麦冬汤2剂以善后。

按:本例麻疹经初热期3天、见形期1天多,因调护不慎致使表邪陷于里,邪热鸱张、热毒炽盛、麻疹内陷,且腑气又不通。笔者采用自拟表里双解汤,使表邪得除、里热得清,而使此危急之症得以化险为夷。

* 四川省西昌市卫生局,四川省西昌市(615000)

收稿日期:1992-05-03